



景泰成往事



老景泰成当家人孙少宸

□ 刘培国

“嘭嘭嘭！”拍打大门的动静最先被孩子们听见，孙家大院北楼上写作业的小孩子们，呼呼隆隆跑下楼，争着给敲门人开门。敲门人正是父亲孙少宸，景泰成东家。开门的有孙大淦、孙淑芳、孙大成，或者还有更小的孙大鹏。每天，孙少宸早早起来吃上一口，就去西冶街景泰成上班，午饭在门市将就一顿，晚上早晚回家吃。妻子给他炒上俩菜，他坐下来，斟上酒，喝上一盅，然后，吃俩煎饼。八十多年以后，93岁的孙淑芳说，那时候，父亲捞不着馍馍吃。

回家的孙少宸，先去南屋看过生病卧床的母亲，回屋端起酒盅，随着一股辣酒下肚，定然是万事杂陈，思绪里充满忧患沧桑。

1894年，父亲孙襄宸与堂弟孙锡久离开蕉庄老家，来到博山炉行学徒。他没有去学普通大炉和各式小炉，而是直接去学蓝货炉。蓝货炉专门烧制用于景泰蓝的珐琅料。博山蓝货炉起源与景泰蓝同龄，诞生于明代景泰年间。根据文献记载，景泰蓝起始于明宣德年间（1426—1435年）而盛行于景泰成化（1450—1487年）之间。官炉多有制作，在铜胎或瓷地的器物上镶嵌缀饰，增其华贵，以宝蓝色为最名贵、最鲜艳，故称景泰蓝。据说景泰皇帝酷爱多用景泰蓝装饰的这种工艺品，遂成为御用陈饰。虽名为景泰蓝，其实兼有各色，焕彩缤纷，蓝、黄、白、红、绿、紫、青、黑八种，它们蓝如宝石，绿如翠玉，红如鸡血，黄如蒸栗，白若凝膏，晶莹剔透，为世所宝。是时，博山西冶街有大炉4座，其中生产珐琅料蓝货炉一座，其他3座生产水响货。创始于清道光年间（1821—1850年）的万源炉和万盛义炉，都是专业生产珐琅料的蓝货炉。清光绪年间（1875—1908年），万源炉更名为同泰，聘河北工匠指导，雇工人二三十名，建珐琅炉生产珐琅。孙襄宸、孙锡久学徒，去的就是同泰。

明清两代，博山是景泰蓝釉料的重要产地，多销于北京、汉口、常德、潍县等地，并由北京出口西欧各国。博山珐琅分银质、铜质两种，又称银蓝、铜蓝，是一种用于装饰的琉璃质釉料。以石英、长石、硼砂和氟化物以及金属氧化物混合熔制而成。银蓝色性软（熔点低），主要用于涂饰银质器物。铜蓝色性硬，用于涂饰铜质器物和作搪瓷釉料。珐琅制作工具有大小火柱、大小挖勺、小铁铲、铁板、铁锅等。蓝货炉为一炉一缸的土大炉，每炉5人生产。操作方法是各种原料配匀，投入坩埚，经12小时熔炼即成。

3年学徒期满，孙襄宸、孙锡久自立门户，因应景泰和景泰蓝之名冠名成立景泰成，建珐琅炉3座，雇匠技工15人，生产珐琅颜料，供应北京景泰蓝。1920年《博山县志》载：“现徽章点饰之珐琅多为邑产。”其实，博山不仅为北京提供景泰蓝原料，还是北京、天津大量景泰蓝制作工匠、资

本的来源。据史志资料记载，1922年，第一次军阀直奉战争爆发，景泰成和同泰的销路均被切断，于是两炉都派人去北京建炉，景泰成还在天津建了炉，就地生产珐琅。此时，北京生产珐琅的共5家，以博山去的两家规模较大，产品质量较高。北京著名的几十家铜银作坊，多愿购同泰、景泰成的珐琅。北洋政府印铸局制造的各种勋章、徽章，其原料也是非博山厂家所制不用。由此，中国珐琅生产中心从博山北移至北京。北京景泰成创业于乱世，孙襄宸苦心经营，在动荡中生存发展费神竭力而患上心脏病，54岁就英年早逝。父亲去世后，孙少宸接手景泰成统管全局，二弟幼宸主管北京景泰成业务，北京、博山来回跑。三弟稚宸专管博山景泰成账务。

孙少宸当家以后，赴北京考察，看到珐琅销路被战乱阻断，重开无望，果断停产博山蓝货炉。又见北京同仁堂等中西药物颇受博山人喜爱，便审时度势，选择了将家乡蓝货炉珐琅烧制转行药店经营。为迅速打开销路，景泰成药店使出两招，一是西冶街街坊人家小孩吃药不花钱，二是“夜晚有铃响”，晚上开放售药窗口，由经验丰富的老店员坐班卖药。两招既出便迅速赢得民众口碑。《博山乡土志》（1931）上又说：“今各家（制珐琅者）多移往北平制造，以便销售，在博山者，已算没有。”

从20世纪30年代起，博山景泰蓝已停止生产，但博山的生产技术在北京仍在发挥作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成立初博山在北京的珐琅炉，每年以生产银质珐琅2000斤、铜质珐琅5000斤的规模供应市场。1956年全业公私合营，“景泰成”与“同泰”合并，成为北京珐琅厂的前身，随之，又与北京许多景泰蓝作坊合并，成立北京珐琅厂。该厂技术骨干多是博山人，工艺师薛仲衡，乃是孙少宸高徒。其时，博山景泰成也相继完成工商业改造历史进程，成立全新的公私合营景泰成丸药店。

从14岁起，我在博山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，每礼拜都去图书馆借书看书，每个傍晚都跑到图书馆阅览室读书，窗外便是范河流水，淙淙在耳。有一年，我借到一本《东周列国志》，还书的时候是一位小伙子在，有点醉意，接过书去，书就不知下落了。又去借书，一位浓眉大眼的“洪常青”逮住我一顿好熊，怪我把书弄丢。多年以后，我知道那位“洪常青”就是孙大成，从淄博市歌舞团转业，时任博山图书馆馆长。我知道他是个对事极其负责的人。

又过了许多年，我在持续挖掘博山传统文化，遇到了蓝货炉这个话题，觉得题材重大，再不抢救，大量的史料恐

怕就要散失，遂开始搜集相关资料。康熙内秘书院大学士孙廷铨《颜山杂记·琉璃》有珐琅的明确记载，“玛瑙者，珐琅点之。”说明元明时期，博山琉璃匠人就用珐琅掺入玻璃，仿制玛瑙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曹雪芹有多处提到珐琅器，如第四十回“每人一把乌银洋罇自斟壶，一个十锦珐琅杯”，第五十三回有“鎏金珐琅大火盆”。十锦珐琅杯可能是瓷胎画珐琅器，而鎏金珐琅大火盆则肯定是金属胎珐琅器。语言学家叶圣陶先生更在《景泰蓝的制作》里说，制作景泰蓝“用的色料就是制颜色玻璃的原料，跟涂在瓷器表面的釉料相类。我们在作坊里看见的是一块块不整齐的硬片，从山东博山运来的”。

是啊，大名鼎鼎的景泰蓝、珐琅料受到孙廷铨、曹雪芹、叶圣陶的重视，而我们作为珐琅故乡子弟，坐享种种便利，没有不抢救挖掘的道理。于是我拨通了孙大成先生的电话，孙大成说这些故事值得记录下来，答应找一个时间好好聊聊。

为了约定的谈话更加聚焦，我先在外围访问知情者。

2021年1月的某日，我见到了孙大成的姐姐孙淑芳，这才听说，孙大成先生已经去世，在台湾的哥哥孙大淦也病故了，孙家长辈只有3位女性后人在世，孙淑芳89岁，孙淑芳的姐姐孙淑清104岁，孙淑芳的妹妹孙淑玲，但是在过去，家族女性是不允许靠近大炉的，他们对蓝货炉的情况知之甚少。有传言说，景泰成天津分号的掌门人，性情直率豁达，喜欢喝酒、交友，被人利用，酒后失言被剽窃了珐琅烧制配方，才导致了京津珐琅料泛滥的，也是逼迫孙少宸转行药店的因素之一，这些远年往事还没来得及澄清，恐怕要永远封存存在历史中了。

三

2024年5月15日，桓台果里某疗养院的湖边。一泓碧水，闪烁着点点金光，在这样一个温馨的下午，我与93岁的孙淑芳老人、她的女儿，著名京剧演员崔岐，有了一次谈话。

“闺女孩子不准胡乱问，不准随便看，除了念书，老实实家里待着。”孙淑芳小时候读过日语学校，曾经去西冶街景泰成后院看过一回蓝货炉，炉台有一人多高，一个男人穿着一个大裤衩，站在炉台上，拿一根长火柱投火，脸上身上全是汗。

孙淑芳的思绪时不时回到上世纪40年代。孙家大院位于报恩寺东西胡同最东头，靠近峨嵋山后地。从东口进来西走，左手不远第二个大门，坐南朝北，一个独立四合院。门口三层青石台阶。院内东西对面是平房，南北斜对面是两座木楼。北楼，上下各三间，朝北俩窗户，靠街。朝南俩窗户，面朝院子。底下有一间厨房，地下一层是地窖。

屋里屋外都铺着红窑级，院子里的红窑级编排成花砖。孙淑芳的爷爷孙襄宸健在时，叫楼上住着三四个小孩，孙大淦、孙淑芳、孙大成，下了学不准出去，待在楼上学习。一座南楼，孙淑芳的奶奶居住。孙淑芳四婶住西屋。家里雇着一个佣人。孙家还有一个后花园，面积不小，在规定的時候，孩子们可以进去玩耍。现在，经过历次修缮，当年的两座二层木楼已不复存在。孙少宸是个很善良的人，每周都叫佣人摊下厚厚一摞煎饼接济穷人，到了周末，孙家大门口总会排起长队。

“还记得孙大淦？”我问。

“记得，我哥。离散了三四十年！”

孙大淦是孙少宸长子，仪表堂堂，温文儒雅，有明星“项堃”之誉，年轻时就十分好学。孙大淦早年在北平读书，因某事与父亲闹了别扭，怄气出走，这一走，四十年没有音信，活着还是死了，不知道。有小道消息说是去了台湾。1977年，淄博市京剧团招生人员来到崔岐家里，填表，问有没有海外关系，崔岐开口说有啊不是？孙淑芳从背后“啞”地踹了她一脚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台湾老兵开始往来大陆探亲，孙家也有了一线希望。孙大淦思念家乡亲人，提前从军界退休，就是为了回一趟大陆，见见亲人。原来，孙大淦从北京出走，考进黄埔军校（黄埔本校）即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二期第二总队步兵第十中队（1948年7月7日至1949年7月），毕业后进入军界，后去台湾，从事海军枪械后勤供应工作。

1987年，孙大淦终于可以回大陆与孙少宸见上一面。他先乘飞机到了首都机场，在北京看望了二叔孙幼宸，再回博山看父亲。父亲随孙大成住南亭子博山图书馆，听到大儿子从台湾回家来看家，心情激动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，提前吃上控制心脏的药。孙大淦进南亭子，行的是跪拜大礼，跪着进的大门。离散四十年，父子再度相见，上演人间悲喜，孙少宸老泪纵横，孙大淦跪地不起。

孙大淦又与夫人去博山三外甥女家看望妹妹孙淑芳。孙淑芳时已婚嫁住在张店，逢新村西路修路，被下水道管子绊倒跌伤了腿，住在博山女儿家。孙大淦夫人看见博山有了灌装液化气，说，大陆还有液化气？没想到呢，不是台湾宣传的那样落后，烧饭用柴火，穷得提不上裤。孙大淦去看孙淑芳，崔岐在场。她舅妈告诉她，你大舅在台湾想家的时候，就凭着记忆画家里的后花园，哪里有石榴树，哪里是戏楼，哪里是绣楼，都画在纸上，反复复画。那个后花园够大，崔岐老爸爸曾讲，第一次去老妈家后花园，因为太大了，没有逛完就被叫去吃饭了。

1996年，崔岐于中国戏

曲学院完成进修，在淄博剧院出演梅派京剧《天女散花》。得到消息后，酷爱京戏的孙大淦第二次回到大陆，专门来看外甥女的京剧表演。崔岐说：“姥爷、舅舅一家人都喜欢文艺，是文艺之家。姥爷孙少宸喜好京戏，大舅孙大淦喜欢京剧，二舅孙大成干文艺专业，小舅孙大鹏在淄博一中时是相当有名的文艺人才，毕业后去甘肃建设兵团也是文艺骨干，见过他在话剧中扮演列宁的照片，建设兵团返城后先去淄博二中，又回城里的博山技工学校任教。”看了崔岐的《天女散花》舞绸子，孙大淦说，你舞得好，绸子不行，掏出2000块钱，让她去买条好绸子。崔岐在北京买到了合适的绸子做道具，花了800元。那一次，在新村西路妹妹家里，孙大淦拿出一个发黄的手抄小歌本，唱起了“黄埔军校校歌”：“携着手，向前行……”慷慨激昂，完全是军人演唱的那种风格，孙大成也在，大家随着台湾大舅唱的旋律共同唱了起来。崔岐说，记得旋律很简单，一学就会，不过现在都忘了。

“姥爷孙少宸拉一手好京胡！”1977年崔岐进京剧团，孙少宸给她吊过《凤还巢》。毕玉奇先生说，孙先生是个乐天派，经常见他右边背一个交叉，左边背一把京胡，走到哪拉到哪。“姑娘也是大家闺秀，皮肤很白，眼睛很大，长得非常漂亮，头上总是偏戴着一朵花，舅舅孙大成、孙大鹏与姥姥长得很像。孙大淦就随姥爷多一些，没有脾气，孙大鹏也没有。”

四

孙大成从博山图书馆馆长位置退休近两年，孙大淦已在台湾病故两年时，面对王济世先生的一次采访，孙大成说，公私合营后，父亲孙少宸干过景泰成门市部经理、博山药材公司加工厂厂长，一如既往地勤奋敬业，曾手抄过十几本中药验方，刻苦学习钻研中药知识，平时人缘好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未受多大冲击。晚年逢盛世，寿终正寝。今天，看到先辈开创的事业繁荣发展，感到十分欣慰。

景泰成一代创始者业已成为古人，而孙襄宸、孙少宸父子开创的景泰成延续了下来，目前，天和堂景泰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是全市医药系统唯一的“中华老字号”，距今已有127年的辉煌历史。景泰成后人、孙稚宸孙女孙晓斐担纲景泰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与管理团队一起共同谋求公司创新发展，出现了诸如“问病售药七步曲”这样把服务做到极致的大手笔。世人看见一个实业济世的景泰成，而我看到了一个文化兴邦的景泰成，景泰成生生不息的根脉基因，就隐藏在“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事而制”的古老智慧之中，这是百年景泰成长盛不衰的秘籍所在。